

新时代乡村阅读系列报道

# 农家书屋为乡村振兴“加油充电”

编者按

我市很多村庄建有农家书屋,村民们在农闲时间到这里阅读书籍,让知识浸润心灵。不少农家书屋充分发挥了文化惠民的作用,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加油站”。从即日起本报推出“新时代乡村阅读”系列报道,记者采访一些建设得比较好的农家书屋,探寻书屋在书籍来源、选择、管理方面好的做法,总结书屋在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经验,以促进我市农家书屋建设和完善,在广大农村倡导良好的读书风尚,让乡村洋溢书香。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深秋,天气渐冷,但源汇区空家郭镇半坡朱村的农家书屋却充满了学习热情。古色古香的陈设、琳琅满目的书籍、认真阅读的村民,让空气中氤氲着书香。这座小小的农家书屋,既延续着村庄“诗书传家”的传统,又成为村民们的“精神加油站”。

2019年,半坡朱村对村里一间闲置的百年老屋进行规划,购买了书柜、桌椅,计划打造农家书屋。源汇区文化部门捐赠了一批书,村民们知道后,也捐赠了一部分书籍。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书屋初具规模。

近日,记者走进半坡朱村的农家书屋,看到书架上摆放着2000多册书,分类明确,整齐有序。这些书籍内容涉及农业实用技术、农村致富经验、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农村医疗卫生等,也有孩子们爱读的绘本、神话故事、文学名著,满足了各年龄段村民的阅读需求。据介绍,今年书屋又新增了一批党史教育类书籍。

“我经常在书屋借书,以医学类书籍为主,学习新的诊疗技术和健康保健知识,并把书本知识不断在村民中普及。”村医陈耀克告诉记者,书屋内容丰富,借阅方便,让他受益匪浅。

农家书屋建是基础,管是关键。为规范书屋管理,半坡朱村成立了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的农家书屋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村里的退休教师朱耀杰担任管理员,并制订借阅、开放等各项制度。管理员24小时手机保持畅通,随时为村民阅读、借书提供便利。“俺家就在书屋旁边,平时没事了我就在书屋值守。如果我不在,谁需要去书屋看书或者借书,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立即就过去开门。”朱耀杰说,农业技术、养生保健和历史类书籍比较受欢迎,周末村里的孩子也喜欢来书屋读书或者借阅。“《十万个为什么》



村民们在农家书屋学习充电

《一千零一夜》《中国神话故事》,这些我喜欢的书在书屋都能找到。”小学生朱雨欣告诉记者,读书不仅让她增长了知识,还让课余时间变得充实。

除了供村民阅读,半坡朱村还以图书资源为依托,与妇联、民政等部门结合,

组织中帼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带领村里的学生,走进农家书屋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政策宣传、农技推广、实用技术培训等教育活动。他们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在群众的心中播撒文化的种子,绘制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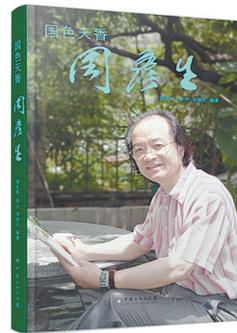
## 《国色天香——周彦生》 记述周彦生的艺术人生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周彦生花鸟画条屏展暨《国色天香——周彦生》图书首发式在漯河周彦生艺术研究院举行,不仅为全市人民献上了一场绘画艺术的盛宴,也让《国色天香——周彦生》一书倍受关注。10月18日,记者采访了周彦生艺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张歌,为读者和周彦生的粉丝们展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周彦生,1942年出生,召陵区翟庄街道梨园周村人。他一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花鸟画,是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当代画坛大家。几十年来,周彦生在深入生活的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创作,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美术作品展并获奖,在花鸟画领域影响巨大。

张歌表示,2021年8月,《国色天香——周彦生》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是胡红拴、康平、刘扬正三人集十余年之功编撰的传记文学。全书用大量故事、图片等,全面记述了一代国画大家周彦生先生近80年的成长历程和艺术人生。读者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周彦生勤勉奋进的一生,还可了解国画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中国画博大精深的文化脉络。



### 新书推荐

## 循草木意趣 洞悉大先生内心世界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鲁迅一生热爱博物学,更钟爱树木花草。其笔下的树木营造了特殊的意境,透露了鲁迅的内心密码。《鲁迅草木谱》是学者薛林荣关于鲁迅微观研究的随笔集,以花草树木为切入点洞悉鲁迅的内心世界,力求发现一个有血肉、有温度、有人情的鲁迅。全书以鲁迅生平时间线编排内容,叙说不同时期鲁迅与草木有关的文字和文化活动,挖掘了他对植物学的兴趣,勾勒了生活中少为人知的鲁迅形象。

谈到写这本书的原因,薛林荣接受采访时说:“我参观考察全国各地鲁迅故居,发现鲁迅特别爱种树。可以说居必有树、无树不欢。”此外,他还发



现,“鲁迅非常擅长使用植物营造作品意境。鲁迅给他的小说都设计了气质相配的树木,如《药》中的杨柳,《风波》中的乌桕树,《铸剑》中的杉树林等。”  
据《广州日报》

### 他山之石

## 诺奖得主坦桑尼亚小说家古尔纳 这部小说集里有他的作品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北京时间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说,古尔纳“不妥协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和难民处在不同文化与大陆间鸿沟的命运”,他将此“富有同情心地渗透到”其作品当中。文学院还说,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被知识热情驱动的无休止探索。

目前国内还很少有古尔纳的作品出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选入了古尔纳的短篇小说《囚笼》《博西》。

古尔纳的小说从不同的叙事视角记录了移民在英国的经历,探讨了迁移到一个新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对人物身份带来的影响。他的小说回避了刻板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东非。

他的第四部小说《天堂》被认为是古尔纳的代表作,曾入围1994年度的“布克奖”和“惠特布莱德奖”。故事发生在一战



期间的东非,灵感来自他在1990年到东非的一次研究旅行。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不同的世界和信仰体系在其中发生碰撞。在古尔纳对难民经历的处理中,重点是身份和自我形象。人物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大陆之间的中断状态,处于过去的生活和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这是一种永远无法解决的不安全状态。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现隶属坦桑尼亚),20世纪60年代作为难民移居英国。1976年从伦敦大学获得教育学士学位,此后在肯特郡多佛市的阿斯特中学任教。1980年至1982年,古尔纳回到非洲,执教于尼日利亚拜尔大学,同时攻读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1982年获得学位,1985年进入肯特大学任教。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多部小说,作品围绕难民主题,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他展现的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报综合

## 名家金句

▲从前,那双鞋子太漂亮了,明明有点小,你还是会买下来,跟自己说:“多穿几次就会变宽松的。”如今,只要鞋子舒服,丑一点也算了,你跟自己说:“多穿几次就会变得顺眼。”这就是岁月。  
——张小娴

▲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只要看他怎样利用余暇时光就可以了。  
——林语堂

## 扶摇直上正当时 ——文艺小方桌之朱超小说品析会侧记



读书会现场

■文/图 本报记者 左素莉

沙漏之秋,有枫叶的红、芦花的白、银杏叶的金黄,浓郁的色彩酿造出醇香的美酒,可供你一边浅斟、一边低唱。10月16日,由水韵沙漫读书会主办的文艺小方桌之朱超小说品析会在李雪图书馆举行,我市几位知名作家及作者共同品析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漯河日报·水韵沙漫》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朱超的小说集《扶摇记》,他们的连珠妙语和真知灼见点亮了这个秋日,点亮了这场聚会。

朱超出生于舞阳县太尉镇的一个小村庄,沙河从村南头流过。他从2009年开始小说创作,河滩、河流、渡口、木船,每一条街、每一座建筑,就像孩子的积木,在他的小说里被重新构建,以一种理想化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朱超的小说集收入《美学故事》《怒火中烧的年代》《河对岸的婚礼》《扶摇记》等15篇中短篇小说。朱超说:“创作,就像我们在生活的湖面上照见自己的影子。其实很多作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作者归根结底都是在写自己,不是说作品的内容和情节照搬现实生活,而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投入了自

己真实的感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曲从俊说,朱超对待写作的态度是真诚的,不浮躁、不造作,不为市场所动,其作品就像一股溪流,从内心深处涓涓滴出,看后滋润人心。朱超的小说从小侧面、小角度切入,带有回忆性地讲述了一个个看似简单、琐碎的故事,引人入胜,深入浅出,体现了他驾驭文字的功力。他审视笔下人物的角度和对其心理、情感等方面的理解,就是他内心的自我深层感悟,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怀,呈现为一幅幅天然纯朴的生活图景。或许因为舞阳那片土地的滋养,又多年受中原文化的熏陶,朱超的小说地域性很强。总体看,朱超有着良好的小说感觉、深厚的语言功底,以及较强的叙事节奏把控能力,相信他的作品会越来越好。

知名作家、市委老干部局原副局长张德贞说,朱超的小说有生活积累,表达了从“乡”到“城”这条线上作者的所遇和所感,虽较多落笔于城,却是基于乡村视角。从文章的引伸叙述和局部构想中可以看到,作者在努力提升文本的深度和人物立体感。

知名剧作家余飞说,读朱超的小说,第一感觉是好看,再就是能让人耳目一新。朱超的小说不属于任何一个“主义”或“流派”,小说的结构像散文。他的作品没有按照传统的叙事结构去安排故事情节、人物命运,也许是作者故意不控制自己的思绪流动,随心所欲去叙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甚至没想到去修饰、掩盖笔下人物的各种缺陷。正因为他没有将人物写得“高、大、全”,这些人物和故事才可信,才让读者看到了作者的真。古人说“文无定法”,不管采用什么手法,既能感动自己也能感动读者的作品,就是好作品。

召陵区作协主席宋守业说,朱超小说的特点是素材涉猎广泛,既有农村,又有城市;既有北方,又有南方;既有大学,又有职场;既有过去,又有当代。二是生活气息浓郁,一个个富有生活气息的片段,好似我们曾经经历的生活。三是作品构思奇妙,不落俗套。四是人物塑造丰满、各具特点,好似我们身边的人。五是情节引人入胜,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较为成熟。六是环境描写优美,无论社会环境还是自然环境的描写都恰到好处,在自然环境描写方面更是舍得用笔,散文性的语言增强了小说的语境美。

《漯河日报·水韵沙漫》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穆丹说,朱超的小说开头简洁明了,能让读者快速进入小说设置的情境。节奏不疾不徐、张弛有度,在悬念的设置上下足了功夫。注重背景描写与气氛渲染,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传达出一种深沉内敛的韵味。他具备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简练传神的表达力,善于将感官体验通过新颖别致的文字表达出来,给人以鲜活的感觉。

《漯河日报·水韵沙漫》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张一曼说,《扶摇记》里的叙事,没有刻意渲染,朱超小心翼翼地书写过往厚实的记忆,轻描淡写带过生命的当下,读来让人意犹未尽。《扶摇记》拥有饱满的情怀,透出作者对生命的珍视。这份情怀还体现在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上,朱超带着对女性的欣赏尊重、怜惜爱护,以及对女性成长的关

注、期待,读起来让人感受到浓浓暖意。

《漯河日报·水韵沙漫》文艺副刊特约撰稿人邢俊霞说,她对《扶摇记》这篇小说印象最为深刻。作者通过一只“顶老顶老”的灰喜鹊之口,开启了一个戏曲班班子的兴衰之旅。作者以《扶摇记》为名,是想表达主人公为梦想而努力的主题,只不过作者把目光放得很低,低得只有五虎寨这个小小的村庄,以及老鹿、老胡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然而,就是这几个人,为枯燥的生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吴继红说,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朱超的小说语言情绪饱满、准确,语言的流动性很强,有一泻千里之感,让整本小说都很灵动。

与会人员也指出了朱超小说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小说叙事较平淡、细节描写较少、在思想和内容上有一定局限等。

朱超说,各位作家、作者的点评,有温言细语,也有疾风骤雨,如浓茶,也如烈酒,茶香甘醇,酒香馥郁。不论是茶香还是酒香,都是大家对他和《扶摇记》的关切之情。因为关切,所以希望它更好;因为关切,所以直言不讳、开门见山。大家的鼓励让他充满信心,批评让他更加清醒。《扶摇记》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脚下的创作之路也有诸多艰难险阻。但如果有一群人,因为热爱而相互扶持,因为信任而彼此砥砺,心中自然会生出满满的希冀和深深的期许,他愿带着祝福和文友们坚定地走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



主办:水韵沙漫读书会  
协办:李雪图书馆

### 读书札记

## “国民偶像”苏东坡 ——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穆丹

在中国文学史浩若繁星的人文墨客中,苏东坡是举足轻重的一位。他以文章闻达于世,以人格和才学流芳千古。近日,我拜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在大师笔下,追寻苏东坡多姿多彩的一生。

苏东坡不只在诗词文赋上辉煌古今,在书画、哲学、医学、建筑、美食等方面皆成大家。读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更愿意把他称为北宋年间的“国民偶像”。这个颇具现代味儿的词放在苏东坡身上并不唐突,事实上,他受追捧的程度远超过现在的流量明星们。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苏东坡凭文和人格魅力俘获了一大批铁杆粉丝。他的粉丝上至太后皇帝、将相王侯,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几乎无所不包。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

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对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文豪欧阳修曾对同僚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苏东坡外出游玩,时常有人提前探知他的行程,在他游历途中思求墨宝,或传与子孙后代,或高价卖出。他每经过一座城市,都受到朋友和仰慕者的欢迎,请他登山游庙,请他题字

赋诗。他去靖江时,当地数千百姓立在江边,只为一睹他的风采。

有时,他的诗文作成不久,就会有人抄写流传,文人墨客竞相背诵。即便在苏东坡被贬谪在外时,只要一有新诗传到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感叹、赞美。

即使在他被诬陷入狱、被贬谪流放时,生活虽然艰辛但从不凄苦孤独。他因“乌台诗案”入狱接受审问的四十多天里,狱卒对他十分恭敬,每晚给他热水洗澡。宋仁宗的皇后在临死前还在为苏东坡向皇帝求情。他几经流放,每到一地方,所有临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与他结交。当地的太守和他成为朋友,不断为他送来酒食。甚至有一位姓卓的朋友,徒步七百里为苏东坡送信。

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苏东坡为何如此受人欢迎?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学成就斐然的不乏其人,而像苏东坡这般受民众爱戴的却独一无二。我想,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苏东坡的人格魅力,正如林语堂评论的那样,“他的人格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

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

苏东坡的人格魅力首先体现在他的博爱。如他自己所言:“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是坏人。”他既可以与皇帝皇后讨论江山社稷,又能与文人知己探讨诗词曲赋,更愿意与乡野农夫“把酒话桑麻”。在他眼中,人人皆是平等善良的。对于诬陷嫉妒他的小人,他也不记挂于心。林语堂解释:“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从不恨人。”在现实生活中,能达到此种境界者鲜有之。

苏东坡的浩然正气是他人格的另一大魅力。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不吐不快”。在从政的四十多年里,苏东坡挥动着如椽大笔,针砭时弊、弹劾奸佞,关注百姓疾苦。他多次上书皇帝,要求废除给百姓生活造成沉重负担的青苗税;他力争言论自由,请求皇帝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他直言不讳,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揭露科举、军队、冗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不惜得罪许多人。

苏东坡一生忧国忧民,为官一任,造